

January 1931

古代的物占

Ching Chih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李鏡池(1931)。古代的物占。《嶺南學報》，2(4)，78-101。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4/4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古代的物占

李鏡池

上 古代物占的普遍觀察

漢書藝文志：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

這是一種因物「象」以知善惡之「徵」的術數，與用蓍龜之占卜，其目的雖同，而方法則異。蓍龜是因事而求教於「神物」，雜占是因事物之特別出現而悟未來之吉凶的；一種是人為，一種是「天啓」。漢志所錄數術六種，大別起來，天文歷譜五行雜占形法五種，都是屬於天啓的；只有蓍龜一種是人為的。從術數說，自以天啓為重要；而且可以推想，天啓的術數，當比人為的早；人為的不過要補天啓的不足罷了。初民社會，就是現在還是一樣，禍福是要趨避的，鬼神的意旨是要知道的。要趨吉避凶，要知道神意，他們取的是兩條途徑：一條路是用祭祀來奉承，取悅於神；一條路是用方法來探測神意，這便是術數。宗教是前一路，魔術是後一路。魔術常為宗教的前身；宗教又常混入魔術的成分。

這裡所謂物占，是術數內雜占的範圍。雜占中雖說是以「夢(占)為大，」但夢占是根據物占的。詩小雅斯干：「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 無羊：「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濙濙。」據鄭箋說「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馬瑞辰謂「衆當爲樛之省借；蝗也。埤雅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逢旱日暴，率變飛蝗；若雨水充濡，悉化爲魚。」此詩牧人夢蝶蝗化爲魚，故爲豐年之兆。說文，「旗，錯革鳥於上所以進士衆。旗，衆也。」旗有衆義，故爲室家濙濙之兆。」（毛詩傳箋通釋十九）可見夢占是以物象爲主的。

斯干無羊二詩都說「大人占之，」這「大人」，鄭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若然則占夢有法，且是聖人作出來的。或許就像後來的周公詳夢書罷，縱使這個解釋不可信，而這個「大人」一定不是尋常人。我們以正月詩「召彼故老，訊之占夢」之言證之，這「大人」定是老成有經驗之人了。我們又以左傳所載，「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孔疏語）證之，則占夢之人，是有高深學問的。

我們由這些夢占的記載，可以考見古人對於物象之啓示，具何等堅大的信仰了。

夢占之外，有直接以物占者。尚書高宗彤日：「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因爲宗廟裡忽然飛來一隻野鳥，這就奇怪了，何況牠還飛到鼎耳上去叫，（據說是如此，見史記）豈不是太怪了嗎？所以令人怕，令人不能不警惕。

殷代，高宗之前，史記還記了一件怪事：

太戊立，伊陟爲相。堯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正義：尚書大傳作七日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這雖是表示「妖由人興」及「妖不勝德」的思想，但因物象而知吉凶，他們的確那樣信。

春秋是魯國的國史，儒家把牠放在孔子的名下，說是(寓褒貶)了不得的書。但其中記災異的佔了很大的篇幅。別的不說，單提其中記很小而沒關係的事物的有四條：

- (1) 莊公十有七年冬，多隰。
- (2) 莊公十有八年秋，有蜮。
- (3) 莊公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 (4) 昭公二十有五年夏，有鸛來巢。

第(1)(2)兩條，何休公羊解詁謂「象魯為鄭瞻所蔽，」[所迷惑]。第(3)條說是「象夫人文姜有臭惡之行。」第(4)條說是「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所逐」(第3,4兩條之解說與漢書五行志所錄劉向之說同。)這種解說，姑毋論其是否有當，而一部國史記錄這樣的事情却也大可怪異了。——然這個正所以表示古人對於怪特的事物之來所懷的心理。

鸛來巢一事，左傳所記，更足以使我們知道古人的物占觀：

「有鸛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之之」公出，辱之，××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之之，公在乾候，徵褰與襦，××之巢，遠哉遙遙！稱父喪勞，宋父以駟，××××，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來巢，其將及乎？」

這首童謠，雖或出於杜撰，而因野鳥之來巢，預想到將來的災殃，與高宗彤日之雉同；這種觀念是有的，春秋所以特別記這件事，

也就是祖已教高宗修政的意思。

或者以爲孔子是不語怪力亂神的，他因魯史代春秋，應該把這些刪除了去，我想要是孔子生在今日，他許把這些話刪去，但在春秋當時，他却跳不出時代的思想的範圍之外，那時代人們是這麼相信，史官是那麼記載，孔子也只是那樣保存着，我們研究孔子的思想，在別的地方或許比別人強許多，但在這方面却似乎並不高明，西狩獲麟之日，「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麟爲有德之獸而至於被獲，或者孔子見物生情，以麟自況，所以自嗟歎。但我們讀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之言，知道他是因物象以推事理的。

由以上的例，我們可以知道古人物占的思想。

(一)由物所顯示的現象，可以推知未來的吉凶：

(二)推知之法，或由性質，如熊羆兆生男，虺蛇兆育女之類是；

(三)或因變化，如蠃化魚，旄爲旗之類；

(四)或因特別現象，如桑穀生於朝，一暮大拱，飛雉升鼎耳而

○鸛鷦來巢之類是；

(五)或因事物之非常，如多麋，有蟻，有蜚之類是；

(六)或因事物出口現之非時非地，如西狩獲麟是。

中 易卦爻辭中的物占

周易是一部很古的書，成書的時代最遲也在周初。牠是一部占卜的術數書；其中却有不少關於物占的材料。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前人說了好些話，牽牽拉拉，曲曲折折要把牠解通，終於只是似通不通而

已。例如周易開篇第一個卦，乾，最先第一個爻，九二的爻辭：「潛龍，勿用，」這四個字就很費解釋了，最初給牠解釋的，約有兩派：

第一派說：「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象傳)

「潛龍勿用，下也。」(文言傳)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文言傳)

這一派是就爻位來說的，因為陽爻在下，所以說「陽在下」，「陽氣潛藏。」第二派說：

「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文言傳)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文言傳)

這一派是就爻辭來講哲理的。其中又有不同的說法，一個是就「潛龍」兩字發揮。說君子有如潛龍；第二個却說君子是弗用潛的。後來說易的，大概不出這兩派。據他們的說法，似乎是很通了。但「潛龍勿用」四字究竟是「陽在下，」抑或是「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的隱君子？或君子不用潛呢？人各異說，何所適從？以爻位做解釋的象傳，他是不能解通一部周易的，他有時是辭窮的。我們讀象傳時，常常見到他走到「此路不通」，時的痛苦。(參拙著易傳探源一文，見古史辨第三冊。)以哲理解易那是頗後的事，在占筮時代的易，還沒有這高深的道理的。

要是我們不從艱深方面去着想，只當牠是物占的話，便容易解了。我們現在就從這方面作一回試探。

綜合周易中關於物占的材料，可以分兩類來研究，現在分述如下：

第一類是：在日常生活上偶然發生的現象，因以推占未來的吉凶的。這一類像後來的燈花主得錢財，除夕碎物不吉之類的迷信。其例有：

- (1) 輿說輻，夫妻反目。(小畜九三)
- (2) 輿說輹(大畜九二)
- (3) 剝牀以足，蔑貞，凶。(剝初六)
- (4) 剝牀以辨，蔑貞。凶。(剝六二)
- (5) 剝牀以膚，凶。(剝六四)
- (6) 壯于趾，征凶，有孚。(大壯初九)
- (7) 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大壯九四)
- (8) 壯于前趾，往而不勝，爲咎。(夬初九)
- (9) 壯于頄，有凶。(夬九三)
- (10) 繫于金柅，貞吉。(姤初六)
- (11) 汽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井)
- (12) 井谷射鮒，甕敝漏。(井九二)
- (13) 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天咎。(鼎初六)
- (14) 鼎耳革，其行塞！雉不食！方雨，虧悔，終吉。(鼎九三)
- (15)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九四)
- (16) 鼎黃耳，金鉉，利貞。(鼎六五)
- (17) 鼎玉鉉，大吉，天不利。(鼎上九)

例(1)(2)相類，輻輹音同，故輻亦作輹(釋文)。車子上忽然掉了一根木，這件偶然的事，很有點不吉利罷？果然那天夫妻兩口子吵起嘴來。但在又一趟幸而平平安安地過了一天，沒有甚麼事故發生。

例(3)至(9)，是受傷之事；身體受傷是徵示不吉的，所以都凶

谷。剝之義為破裂(說文)。牀破裂了，沒了寢處之地，已是很不吉祥之事；何況脚也破了，膝頭(辨即蹠，膝頭也見王引之經義述聞)也破了，皮膚都破了，豈不是大凶之兆！壯者，傷也。(虞翻註，見李鼎祚集解)。把腳趾頭傷了，打仗那有不敗的道理？至于連臉蛋兒(頰，面權也。王注。)都給傷了，更不用說是有凶了。

例(10)，給絡絲的全色絡車繫住了何以會是吉，雖不得知，但繫頗有維繫之意，或許像後來傳說中「赤繩繫足」的繫罷？總之這是吉的。

(11)例是說汲水還未把瓶提出來，却把牠弄翻了，所以也是不祥之兆——(凶)。(12)例或許是實寫，說捉魚的連裝魚的甕都弄破了。因牠與上例相近，故一併採入。

例(13)至(17)都是關於鼎的。(13)至(15)三例，是因鼎有變異而占未來的吉凶的。「鼎顛趾」與「鼎折足」相類。鼎折了條腿把粥倒了，事情自然很糟。「顛趾」雖然沒有覆餗，但像鼎這樣重大的東西，一旦壞了或倒了，恐怕有點不妙罷？今天是打算出門去的，偏偏碰着這倒覆的事，究竟去不去好呢？趕快拿蓍草來占個吉凶！嗚！原來是沒要緊的(无咎)。果然這一天出去得了個女人回來，而且她還有個孩子。第(14)例是說，鼎掉了隻鼎耳，這一趟出門一定是糟了！別的先不說，就是這一鼎子雉膏給打翻了沒得來食，也就夠可惜了！一到了回來的時候，才把心放下，雖則淋淋地雨溼了一身，很覺難受，可是終歸是吉利的。

(16)(17)兩例，沒有甚麼難解，只是鑄造新鼎，裝飾輝煌，一個是以金做貫鼎的肩，一個是以玉做肩，在人們的意念裡都覺得很好的，是吉利的，用蓍來占過也是「利貞」的，「大吉无不利」的，於是人

們的歡喜更覺加增了許多。

以上把第一類的例子略為解釋過了，雖則說的未免過於簡略，過於淺近，但我相信我這樣解釋比前儒過事深求，轉彎抹角的解釋，較為自然，較為近真。

現在說第二類。

二類是：因所見聞之事物而占吉凶的：

- (1)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乾九三)
- (2)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九五)
- (3) 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剝六五)
- (4) 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謙上六)
- (5) 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漸初六)
- (6)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漸六二)
- (7)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漸九三)
- (8)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漸六四)
- (9)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漸九五)
- (10)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漸上九)
- (11) 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豐六二)
- (12) 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豐九三)
- (13) 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豐九四)
- (14) 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羊于易，凶。(旅上九)

上舉這十四例，都是有「物象」，而又有「事跡」可言的，第(1)(2)例，不論龍見于田抑飛于天，只要有龍出現就「利見大人」的。第(3)例，見了相連貫的一串魚，却原來是與家人一齊得龍的預兆。第(4)例，謙即鶴，聞鶴鳴而知利行師；與後來之聞鶴噪知有喜事相類。第

(5)至(10)六例是漸卦的六條爻辭，都是說鴻的。鴻雁在後來是被視為信鳥的，古代或許亦以為是一種特別的鳥罷？但鴻却不像龍那麼全吉全利的，牠所漸進的地方不同，對於人所示的徵兆也不一樣的。牠進到水涯之傍(干)時，「小子」便有點危險了；好在只是傷了一回氣罷了，還不得事。牠進到水涯之堆(磐)時，許是很得適當的地方罷，人們却快樂的飲醉食飽，這是「吉」兆。牠進到陸地去却不妙了，「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真是大凶。但是對於禦寇是好的。牠進到樹木上去還不錯，主人得椽木之象。牠漸於陵，是很好的，雖則三年沒有懷孕的女人見了，終歸是不勝其吉的。上九的陸字，據俞樾的說法，陸當為阿，阿與儀韻，阿與陸連文，阿又每與陵連文。(良官易說)其說很對。阿，大陵也。進於陵，吉，進於大陵也是吉的。

第(11)至(13)例，是星占。白晝有濃雲把太陽遮蔽了，却看見斗星，沫星，這事可不容易有。這裏三占都是吉的，雖則不免有小小不如意。

第(14)例，據說是說的王亥喪羊於易的故事。鳥焚其巢，無家可歸，所以凶。王亥終於給有易人殺死，可見這物象是很有靈驗的罷。(王亥事見顧頡剛先生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

周易中除了這些有事實記載的詞句之外，尚有只記物象即示吉凶的；或單記物象而不示吉凶的。現在一併列舉出來，比對以觀，物占之痕迹更顯明。

(15)潛龍勿用。(乾初九)

(16)或躍在淵，无咎。(乾九四)

(17)元龍，有悔。(乾上九)

(18)鳴謙，貞吉。(謙六二)

- (19)鳴豫，凶。(豫初六)
- (20)白賁，天咎。(賁上九)
- (21)童牛之牯，元吉。(大畜六五)
- (22)豶豕之牙，吉。(大畜六五)
- (23)棟橈，凶。(大過九三)
- (24)棟橈，吉。有它，吝。(大過九四)
- (25)黃離，元吉。(離六二)
- (26)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大壯上六)
- (27)晉如鼫鼠，貞厲。(晉九四)
- (28)明夷，利艱貞。(明夷)
- (29)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 (30)姤其角，吝，无咎。(姤上九)
- (31)豚魚，吉。(中孚)
- (32)有它，不燕。(中孚初九)
- (33)翰音登于天，貞凶。(中孚上九)
- (34)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小過)
- (35)飛鳥以凶。(小過初六)
- (36)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未濟)
- (37)濡其尾，吝。(未濟初六)

——以上物象與吉凶。

- (38)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坤上六)
- (36)羝羊觸藩羸其角。(大壯九三)
- (40)羸豕孚蹢躅。(姤初六)
- (41)以杞包瓜，舍章，有愆自天。(姤九五)

——以上物象。

這些例子，可分兩類說：動物的與植物的；以動物的爲多。關於植物的有三條，例(23)棟橈，橈者下屈也。棟橈則房屋倒塌，故爲凶兆。例(24)棟隆，隆，高也。隆高則堅好，故吉。例(41)說生在枯樹上的匏瓜很美，自然很想得到來食；忽然從高處掉了一個下來，豈不是「從心所欲」！

關於植物的很少，因爲牠沒有特殊的現象，不能令人注意，棟橈與隕匏已經是很奇怪的了，所以他們以爲是顯示吉凶的現象。

至于動物，可就令人驚異了！鳥獸蟲魚，其形狀之奇怪，顏色之美麗，動作之變幻，聲音之佳妙，都足令人覺得有點神秘，其中又可分爲常見的與不常見的；周易所載，可說是常見的動物，只有龍是較爲神怪；山海經所載，是不常見的動物，常見的動物，可以占吉凶；不常見的動物，更可以當作未來的徵兆了，

動物所顯示的徵象，可以類別爲下列四種：

一：動作：如龍潛，或(蜮)躍，亢龍，鳴謙(鶴)鳴豫(鷓)，羝羊觸藩，晉如鼫鼠，明夷(鳴鶴)，寬陸，豚(豕)魚，翰音登于天，飛鳥，小狐汔濟，龍戰，羸羊孚蹢躅。

二：顏色：白賁(贖)，黃離(鷓)

三：異樣：童牛之牯，豕豮豕之牙。

四：毒害：有它

上列諸例，有應畧爲解釋的：

「或躍在淵」之「或」，不得承上文之「龍」來說的，也不是或人之或，乃是春秋經所謂「有蜮」之蜮。蜮，說文云：「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毒射害人。」左傳「有蜮」，服註：「短尾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

如鼈。舍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疥如疥。』蠹這東西，似乎實有。牠會暗中害人的。故詩曰，「爲鬼爲蠹」(小雅何人斯)，與鬼相類，也似鬼的可怕。字亦作魃。春秋特別記載曰「有蠹」周易「蠹躍于淵」害懼可知。好在沒有給牠射着，所以「无咎」。

初民的心理，大概見神奇美麗的東西視爲吉兆；見兇惡毒害的東西，視爲凶兆。所以龍鳳黃鸝之類爲吉之徵象；蠹它之類爲凶兆。

「謙」從兼聲。當卽「兼」比翼之鷗。古人慣用假借字。焦循易話，有周易用假借論謂「古者命名視物，近其聲卽通其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謂「說詩者必先通其假借而經義始明」(毛詩古文多假借考)例(19)之「鳴豫」，卽「鳴鷗」。

楚辭抽思，「徘徊夷猶」，王逸注，「夷猶，猶豫也。」夷猶卽猶豫，卽猶豫，亦卽易豫九四之「由豫。」諸家不知「由豫」之爲「猶豫」，遂釋由爲自，釋豫爲悅樂，誤。惟馬融知之。——豫，夷，鷗聲訓通。)例(20)「白賁」之「賁」，卽「積豕之牙」之豨。例(25)之「黃離」，卽「黃鷗」。例(28)之「明夷」卽「鳴鷗」。(明夷卽鳴鷗，我有詳細之考証，見周易筮辭考一文，古史辨第三冊。)例(31)之「豚魚」卽「遯魚」。例(41)之「包瓜」卽「匏瓜」。都是用假借字。

鷗又寫作鷓，形與聲近故也。鷓是一種很笨的鳥，牠要食魚，把小澤中的水吸乾了才成。故俗呼爲「淘河」。牠的嘴有尺多長，下面有個肉口袋用來吸水的，像人的鬍子一樣，故又叫做鷓鷗。牠這樣辛苦才能得到食物，所以「明夷卦說」，「利艱貞」罷？

例(26)與(39)之羝羊觸藩，都是不好的徵象，因爲牠的角給籬巴掛住了，(羸或作蠱，聲近，蠱，拘縲也)要進不能，要退不得。

的，你說這個多麼難受！

鼯鼠，大鼠也。忽然進來一個大耗子，把食物也會喫了，東西也會咬壞了，真是一個壞東西。禮記郊特牲之蜡祭，有「迎貓」的一件，說是「謂其食田鼠也。」起先貓是食田鼠的，後來才給人養在家裡。在還沒養貓的時候，忽然晉（進）來一隻大鼠，其危「厲」可知。

例(29)「芻陸夬夬」很費解。前儒頗多異說。「馬鄭王皆以芻陸爲商陸(草)，陸德明邱光庭，以芻爲今之芻菜。」王夫之因草或菜跟「夬夬」兩字連貫不上，謂，「芻字當從艸而不從艸，音胡官反。山羊細羊者也」(周易稗疏)極爲卓見。然而他也只得其一半，他謂「細角羊行于高平之陸得草而自恣。欲行不決，爲夬夬——夬夬者，遲疑舒緩之詞。」以陸爲平原，仍爲未是，夬夬爲重言形况字，若以陸爲平原，則陸爲賓詞，「夬夬」二字形容甚麼呢？這句話若不是脫了個「動詞」，于文法上便爲不通。夬九三有「君子夬夬獨行」句，這「夬夬」是形容「行」的。所以我想這「陸」字一定是個動詞，不是名詞。只是陸字作動詞用的，古書已不經見；唯一的例證，只見于莊子馬蹄篇「翹足而陸」，司馬注，「陸，跳也。」郭璞江賦，「夔拏翹陸於夕陽」，李善注引作陸，兩晉六朝已變動詞之陸爲陸；而陸作名詞用，在馬鄭作注之東漢已固定了。陸被解作商陸，所以從兔足從夬之首，變爲從草之芻了，但漢朝似乎還有人解作芻羊的，路史注引孟喜曰，「芻陸，獸名。」而陸之義爲跳，已是不知了。夬夬當與祁祁，遲遲，踟蹰聲近。王氏解爲遲疑舒緩近之(夬夬獨行與詩杖杜「獨行踟蹰」句類似。)又「芻陸夬夬」與「虎視眈眈」(頤六四)句法相同，故知「芻陸夬夬」之義爲細羊角徐徐的跳，而不是「行于高平之陸，欲行不決」也。

中學之「豚魚，吉」，說者亦多異辭。有以豚與魚爲兩種東西的。

王弼注謂「魚者，蟲之幽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清王引之引禮文證豚魚爲祭牲。他說：「士昏禮，「特豚合升，去蹄。魚十有四。」士喪禮，「豚合升，魚傳鮒九。朔月奠用特豚魚腊。」楚語「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王制，「庶人夏薦麥，秋薦黍，麥以魚，黍以豚。」豚魚乃禮之薄者；然苟有中信之德，則人感其誠，而神降之福：故曰「豚魚吉」。言雖豚魚之薦亦吉也，」（經義述聞一）其說頗辨。但「中孚」是說祭祀嗎？或許是，或許不是。易文有言祭祀的，如「孚乃利用禴」（萃六二，升九二），「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隨上六），「王用亨於岐山，」（升六四「用亨於帝，吉，」（益初二）等，我們知是祭祀的紀錄。至於「中孚，豚魚，吉，」何以見得是祭祀呢？最早釋易的彖傳謂「信及豚魚也」。他似乎是指江豚說的（道毛奇齡謂卽豬魚，見仲氏易卷二十五），王弼分豚與魚，是誤解彖傳。我們綜合易文來研究，知道豚應訓遞，動詞，非名詞。

第一，豚爲動詞，在名詞前，易文有例可證。如潛龍，飛龍，鳴謙，鳴豫，遞尾(2)，明黃，鳴鶴，飛鳥，等是；同是動物前置動詞的例。

第二，動物前置動詞或形容，而後示吉凶，卽所謂「物占式」的詞語，在易中常見，如上面所示，如「潛龍勿用」；「鳴謙，貞吉」；「鳴豫凶」；「飛鳥以凶。」等是「動詞×名詞±吉凶」之例；如：「亢龍，有悔，」「白賁，无咎」「黃離，元吉，」等，是「形容詞±名詞±吉凶」之例。「豚魚，吉，」是屬於前一種。

第三，解豚爲遞，易學家早就有人說，並非我創說；李鼎祚集解引虞翻說作遞魚；釋文：「豚，黃（晉黃穎作遞），虞黃作遞，常有

所本。

第四，我以為最可注意的是，鄭玄箋無羊詩「衆維魚矣，實維豐年」之下，引「易中孚曰，豚魚吉」。孔疏謂「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實未得鄭玄之意。無羊詩是叙夢魚爲豐年之兆，鄭玄引來是說明魚的，未嘗謂「豚魚俱是養老之物」這是一件。還有一件，鄭玄引此易文釋詩，很像是認「豚魚，吉」爲物占之辭，故引以解釋夢占的，所謂以同類之事相譬解也，縱使不是，至少鄭玄不以這句易文是指祭祀說的，鄭玄易注雖不可見，鄭玄長於禮，他引易文釋詩夢占之事，我知他一定不以爲是指祭祀說的，這個我們可以相信。

至于「遯魚」何以吉？這個我們還不敢強解；初民有許多奇奇怪怪地信仰，我們是不易瞭解的。遯魚之「吉」，與元龍之「勿用」亢龍之「有悔」，鳴謙之「貞吉」，白賁之「无咎」，黃離之「潛吉」，飛鳥之「凶」，都是難以理解的。正如現在人們還相信鵲噪有喜事一樣，鵲噪何以有喜事呢？你能告訴我個清楚的理由嗎？

坤上六「龍戰于野」，大概是像莊十三年左傳所載「內蛇與外蛇鬥於鄭南門中，內蛇死」。時人以爲有妖一樣。

大過九四與中孚初九的「有它」，與春秋之「有蜚」相類。卜辭亦言「有它」。它乃蛇之類，說文：「它，虫也。從虫而長，象窻曲垂尾形。上古艸屮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可見它是古人所懼怕的，「有它」，故「吝」故「不燕」。——不燕，不安也。

由上面的分析，把周易中關於物占的材料略爲敘述過了。因爲這些話語是簡單的，風俗是奇異的，而尊視周易爲「經」的人又刻意求其種種附會之談。費了無數聰明人的精神腦力，著了許多書，給周易的真面目造了重重障翳。現在我們要把牠揭發出來

，未免頗費周折。上面這些法，是我在這新途徑上試試走走，我相信不會走冤枉路的。在我著周易筮辭考一文時還未發見這一條路，遇到這類詞句，便很感困難，不知甚麼意思。現在覺得眼前又多一線光明了。易學的前途，當有更光明的希望。

或許有人要問，易是卜筮之書，何以會有物占的話？我的答覆是：占卜本來與物占沒有衝突；一種是人爲的術數，一種是天啓；天啓與人爲不特不衝突，而且是相輔而行；而且是相得益彰。國語載單襄公論晉悼公之言曰：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

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吾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

這是說德與夢與卜三者相合，武王所以克勝商國；晉公子周（悼公），也可以造三件事來推斷他必定會做晉君的。三件事中道德一項，是較爲進步的時代如單襄公時的思想；在他所以引的太誓卜中，只說夢與卜協；普通人對於公子周，也只信黑臀之夢與三出之文相合耳。有那麼一個夢，已經可以推測他不是尋常人，他是神所特別揀選的。（依常識說，黑臀並不奇異，每個小孩都是有那麼一塊青黑的肉在臀部；或許他特別黑罷了。）何況用卦占來又那麼相合！這雙重徵兆，足以使人相信而不疑。單襄公不過再從上面加上一層倫理的推斷。易卦爻

辭之所以有物占的記載，也就是雙重徵兆的意思。

還有一層，周易中的物占，除龍蜮一二種特異的事物外，都是常見的東西，常見的現象，常見的物象，是不易測知未來的吉凶的，故有賴乎占筮來斷定，所以物象是物占的，而吉凶是筮占的；筮因物而起，物因筮而定：故筮辭記載物占；這種筮辭，是筮占亦是物占，二者正相需相輔而行。

易與「象」有重要的關係，易亦叫做易象（左傳載韓定子聘于魯，觀易象與魯春秋）。繫辭傳謂「易也者象也」這個象或許涵義，頗廣，但至少有一「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的象。「天垂象」即「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象，也即「日中見斗，往得疑疾」，與「日中見沫折其右肱」之象。這個象是可以「見吉凶」的。天象如此，物象亦然。繫辭傳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說：「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這都是說因物象以見吉凶的，很可以做易與物占有關係的說明。

下 五藏山經中的物占

尋常事物所顯示的現象，須要占筮以定其吉凶；特別事物所顯示的徵兆，毋須乎占筮就可預測未來的吉凶了。如桑穀生于朝，飛雉升鼎耳及多塵蠶蜚之類是也。關於這類的記載，我們從山海經中見到了不少。山海經是一部「可以考神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劉秀上山海經語）的書。所錄雖似荒誕，古代謠俗，却保存了不少下來。其中五藏山經，史料尤古，雖非禹益所記，實為先秦古籍。近人考訂，陸侃如謂山經為戰國時楚人作（新月第一卷第五號）。玄珠謂是東周

時洛陽人作(中國神話研究 A.B.C.)。關於物占材料，山經所載頗多，其他甚少。我們現在就以五藏山經所載分類表列於下：

山經物占第一表——鳥

名稱	狀 態	兆 占	地 點	篇 次
朱鳥	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	見則其縣多放士。	桓山	南山經
鳳皇	如鷄，五采而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	見則天下安寧。	丹穴山	南山經
鵙(鵙)	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鳴自號也。	見則天下大旱。	令丘山	南經山
鷩鳥	如翟，而五采文。	見則天下安寧。	女牀山	西山經
鷮	如雄雞，而人面。其名自叫也。	見則有兵。	鹿臺山	西山經
鷩	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	見則天下大水。	崇吾山	西山經
大鷩	如鷩，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鵙。	見則大兵。	鍾山	西山經

鷓鴣	如鷓，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鷓。	見則其邑大旱。	鐘山	西山經
勝遇	如翟而赤。食魚。其音如錄。	見則其國大水。	玉山	西山經
畢方	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其鳴自叫也。	見則其邑有鸛譎火。	章莪山	西山經
？鳥	如鴟，而人面，雉身，犬尾，其名自號也。	見則其邑大旱。	崦嵫山	西山經
酸與	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	見則其邑有恐。	景山	北山經
豸鼠	如鷄，而鼠毛。	見則其邑大旱。	柎狀山	東山經
鷓鴣	如鷓鴣，而人足。其鳴自訕。	見則其國多土功。	盧其山	東山經
絜鈎	如鳧，而鼠尾，善登木。	見則其國多疫。	礪山	東山經
跋踵	如鴟，而一足，麋尾。	見則其國大疫。	復州山	中山經

山經物占第二表——獸

稱	狀	能	占	兆	地點	篇次
力	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		見則其縣多土功		秬山	南山經

長舌(?)	如禺，而四耳，其音如吟。	見則郡縣大水。	長舌(右)山	南山經
狷褻	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音如斲木。	見則縣大繇，	堯光山	南山
朱厭	如猿，而白首，赤足。	見則大兵。	小次山	西山經
狡(稜)	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或作羊)。其音如犬吠。	見則其國大穰。	玉山	西山經
山犢	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行如風。	見則天下大風。	獄法山	北山經
?	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	見則天下大水。	豺山	東山經
輓軫	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鳴自叫。	見則天下大水。	空桑山	東山經
狻猊	如兔而鳥喙，鷓目，蛇尾。見人則瞑(眠)。其鳴自計。	見則螽蝗爲敗。	餘峨山	東山經
獬	如狐，而魚翼。其鳴自叫。	見則其國有恐。	耿山	東山經
	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鳴鴈。	見則天天下旱。	姑逢山	東山經
	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狗，	見則其國多狡客。	確山	東山經

當康	如豚，而有牙，其自叫。	見則天下大穰。	欽山	東山經
合窳	如麋，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音如嬰兒。食人亦食蟲蛇。	見則天下大水。	刺山	東山經
蜚	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	見則天下大疫。	太山	東山經
夫諸	如白鹿，而四角。	見則其邑大水。	敖岸山	中山經
狶狼	如狐而白尾長耳。	見則國有兵。	蛇山	中山經
雍和	如蟻，赤目赤喙，黃身。	見則其國有大恐。	豐山	中山經
狼	如彘，赤如丹火，	見則其國大疫。	樂馬山	中山經
狙如	如鼯鼠，白耳白喙。	見則其國有大兵。	倚常山	中山經
豸卽	如膜犬，赤喙，赤目白尾。	見則其邑有火。	鮮山	中山經
梁渠	如鯉，而白首，虎爪。	見則其國有大兵。	歷石山	中山經
聞鱗	如麋，黃身，白頭，白尾。	見則天下大風。	凡山	中山經

山經物占第三表—虫

名稱	狀 態	占 兆	地 點	篇 次
肥遺	蛇，六足，四翼。	見則天下大旱。	太華山	西山經
肥遺	蛇，一首兩身。	見則其國大旱。	渾夕山	北山經
大蛇	赤首，白身，其音如牛。	見則其邑大旱。	鐘于毋逢山	北山經
蝮蝮	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	見則其邑大旱。	獨山	東山經
鳴蛇	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	見則其邑大旱。	鮮山	中山經
化蛇	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	見則其邑大水。	陽山	中山經

山經物占第四表—魚

名稱	狀 態	占 兆	地 點	篇 次
鱓魚	如鱸，而旒毛，其音如豚。	見則天下大旱。	雞山	南山經
文鯨魚	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	見則天下大穰。	秦器山	西山經

羸魚	鸞雞。 魚身而鳥翼。音如鸞 鷲。	見則其邑大水。	邽山	西山經
鰩魚	如鱣魚。	動則其邑有大兵	鳥鼠同 穴山	西山經
薄魚	如鱣魚，而一目。其 音如毘(嘔)	見其天下大旱。	女烝山	東山經
鰐魚	如魚而鳥翼。出入有 光。其音如鸞鷲。	見則天下大旱。	子桐山	東山經

山經物占第五表——神

名稱	狀 態	占 兆	地 點	篇 次
天神？	如牛，而八足，二首 ，馬尾。其音如勃皇	見則其邑有兵。	槐江山	西山經
神？	人身而羊角。	見則風雨水爲敗	尸胡山 至無臯 山	東山經
耕父	常遊清冷之淵。出入 有光。	見則其國爲敗。	豐山	中山經

此外，中山經又載熊山有熊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冬啓乃必有兵。」

山經物占統計表

物	兆	安寧	大穰	大旱	大水	兵	疫	大風	火	恐	土功	繇	蟲蝗	風雨水	敗	放土	狡客	總計
鳥		2		4	2	2	2		1	1	1					1		16
獸			2	1	5	4	2	2	1	2	1	1	1				1	23
虫				5	1													6
魚			1	3	1	1												6
神						1								1	1			3
無生						1												1
統數		2	3	13	9	9	4	2	2	3	2	1	1	1	1	1	1	55

由這個表，我們知道人們所最怕的是水旱兵疫，而渴望的是安寧及大穰。其顯示徵兆之物，以飛禽走獸為多，其比例與周易所載亦差近。

這些奇異之物所顯示之徵兆，所關係的，小則一邑，大則天下，這是與周易所占者不同。

民廿一，十，卅。初稿 白鶴洞